

友谊的花集

(第二集)

湖北省中苏友好协会編

前 言

今年二月十四日是偉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簽訂十周年。我們編輯了这本中苏友好故事选集——“友誼的花朵（第二集）”，表示对这一节日的热烈的祝賀。

我們湖北省、武漢市的各項建設事業，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取得了輝煌的成績。这些成績的取得，与苏联党和政府派来的苏联專家們對我們真誠无私的援助是分不开的。这个故事选集所反映的事迹仅仅是苏联專家幫助我們建設的无数动人事迹中的一小部分，从这些故事中我們看到了苏維埃人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質以及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真誠无私的兄弟情誼。我們在此向我們敬愛的苏联同志們，對他們辛勤忘我的劳动，以及他們給予我們的巨大无私的援助致以最深切的謝意！

中苏两国人民偉大的友誼是万古长青的，我們的友誼的花朵是永远开不完的，今后我們还要陸續編印这样的故事选集，反映我們地区中苏友好的生动事迹，希望各有关单位和广大的职工同志們經常向我們提供稿件。在这里，我們向这次為我們供稿的单位和同志們表示謝意。

本选集的内容如有不妥之处，請随时提出批評和指正。

目 录

- 一、永恒的友誼.....王家驊
- 二、良师益友.....張学龙
- 三、葉尔紹夫专家.....寒 楓
- 四、深井的故事.....程曉汉
- 五、偉大的友誼.....王懋兴等
- 六、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吳 勉
- 七、忆卡桑采夫专家.....胥望苏
- 八、波利申教授.....楊眞三
- 九、莫斯科——武汉.....何用梅

永恆的友誼

王家驊

漂漂水聲歌友誼

四年前一个七月的黄昏。九江碼頭上，江風嬉弄着微波，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在廬山工作的蘇聯專家及夫人和十几位中國同志在等待專家組長Я·М·德米特里也夫斯基，他是剛從莫斯科來的。

從先來漢口的專家口中，我們了解到很多有關他的事情。這位專家組長有30多年的工作經驗。蘇聯剛轉入和平建設時，他就參加了德涅泊爾水電站工程，在這第一座震撼世界的社會主義工程中，這位工程師度過了五年緊張的歲月，創造性的奮發勞動，使他獲得了列寧勳章。接着，他領導了世界第一條河流的規劃——安加拉河的規劃研究工作。現在，伊爾庫茨克、布拉茨克等水電站都已動工了。

安加拉河的工作剛一結束，他就到中國來了，幫助治理和開發偉大的長江。

長江的水量比黃河多二十倍，在她的懷抱里，生活着世界十分之一的人口，這樣複雜的流域規劃不僅需要堅定的決心，而且需要豐富的經驗，精湛的技術。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同志到中國來就是幫助我們規劃長江的。

在歡呼、鼓掌的聲浪里，長字001號汽艇向我們駛來。他站立船頭，魁偉的身材和潔白的西服使他顯得神彩煥

发，精神抖擞，全然不象年近六旬的老人。他手里拿着顶草帽，照相机斜挂在肩上，在和林一山主任愉快的交谈着。

我們和他紧紧地握着手，一束鲜花象征着友谊，长江的水波拨响琴弦，好象也在迎接这远来的友人。

汽車在廬山的盘山道上奔驰，我們和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同志暢談长江，暢談着即将全面展开的流域规划工作，心里充滿着“大战”前夕的激动。

“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以为来中国工作半年就行了、从林主任在船上的谈话看来，恐怕一年还不够，但不論怎样，不帮助你們研究好流域规划，我是不会离开长江的。”他的手用力一揮，接着說：“讓我們这些年青人好好干一番吧！”

我們都笑了，好一个“年青人”呵！

廬山雨霧里的灯光

八月的一个夜晚，廬山雷鳴夹杂着电閃，狂风紧催着暴雨，猛烈的鞭打着山路上几个行人，这正是我們到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同志那里去。他病了，体温很高，昨天我們一連去看过几次，每次他都要求把新近繪好的图紙带去，今天又連来几次电话，我們犹豫了很久，才决定带几张去。

他斜倚着床，神情貫注地閱讀一本很厚的資料，微黃的灯光照着他那燒得通紅的臉，他身旁放着一个筆記本，手里拿着一枝鉛筆，几張图紙零乱地散放在床上。

“图紙呢？”他迫不及待地問。

“您應該好好休息。”我們支吾着回答。

“最好还是多考虑考虑工作，会談日期沒提前吧？”

“沒有，您不舒服，應該好好休息，会談是可以推迟几

天的。”我們懇切地回答說。

“怎麼，就因為這點小病，把會談拖後！”他顯然生了我們的气，情緒有些激動。“呵，年青人！你們真會開我的玩笑。要知道，這次會談非常重要，关系到今後幾個月的工作，知道嗎？圖紙呢？”

看來，再勸他休息會引起他更大不快，我們无可奈何地拿出圖紙，陪他一直工作到十點鐘。窗外已是風雨交加的深夜了，我們好不容易勸他躺了下來，熄了燈，但當我們走出屋，回頭一看，燈光又照亮了那間白色的小屋。

為了幫助我們研究好長江流域規劃專家提出分兩步走的重大建議，先從編制規劃要點着手，並在這基礎上，再補充考慮，完成整個的流域規劃。他幫助我們制定各方面的工作計劃，根據中國情況，提出成套的工作方法；他教會我們繪制一系列的特性曲線，如河谷寬度示意圖，水能概況圖等等，這樣我們就更加理解長江了。

象他這樣年紀的人，身體又不太好，本不宜到野外奔走的，但為了更深入地了解實際情況，他卻從不辭勞苦，多次查勘各主要壩址。五六年國慶節前夕，中蘇權威專家到三峽進行地質鑑定，那時他剛從北京回來，又正患高血壓病，我們都勸他臥床靜養，而他卻說：“這是一次難得的机会，是解決三峽問題的一個關鍵時刻，我怎能不參加呢？”結果仍然支持着去了。

他每次出差，日程都排得很緊，有時連趕路的时间都擠到晚上，不是主要的工作，占他一分鐘都是不樂意的。但當別的单位希望了解三峽時，再忙也抽得出时间来作報告。有一次，出差到了廣州，雖然身邊沒帶資料，他仍滔滔不絕地談了整整三個小時。那天，在座的有很多青年，他帶着無法

抑制住的美慕的口吻說：

“看到你們，就回到我三十多年前在德涅泊爾水電站工作的情形。朋友們，你們真幸福！面前擺着有千萬座水利工程，希望你們爭取去參加偉大三峽的建設。”

在他的心中，中國和蘇聯的建設同等重要，長江和他的一切已經緊密的交織着，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記得五六年我們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時，他不正一次建議，專家上下班只需乘坐一輛大汽車就行了，不要這么多的小轎車，中國目前的汽油還不太多，應該盡量節省使用。他還饒有風趣地說：“我們不能一手幫助中國建設，一手却幫助浪費呀！”從這件很小的事情就可以看出他對中國建設關心的程度。

平常，他對於資料的收集也是很重視的，只要那兒露出一點線索，都要追根究底，了解個一清二楚。五七年，他回國休假，但二個月的假日生活，沒一天不是在緊張中度過的，他回來告訴我們說：“這次，我乘休假的机会，跑遍了蘇聯各有關部門和工廠，給我們的三峽收集了不少資料。當他們知道我是在長江工作時，都高興得熱烈地擁抱起我來，同志們都想為我們的長江做點事情。”他臉上閃耀着興奮和驕傲的光輝，灰褐色的眼睛愉快地笑了。

萬里查勘話三峽

三個多月後的一個夜晚，那已是涼風侵衣，秋意盎然的季節。“民眾號”輪船溯江而上，長江第一次大規模查勘的隊伍從漢口出發了。蘇聯專家和中國同志利用途中時間，緊張地進行查勘準備。專家組長顯得更加忙碌，時而和專家們商量，時而又和中國工程師討論，但更多的时候是停立船

头，长久地观察着两岸地貌，只当夕阳西下，夜幕籠罩河面，擋住他的視線时，他才恋恋不舍地返回船艙。

夜里，人們都进入梦乡，而他还坐在灯下，記錄着一天的所見所聞。在莫斯科的时候，关于长江他已記滿了整整的十大本筆記，列宁圖書館有关长江的書籍他都仔細閱讀过，甚至能說得出每本書的內容和作者的名字。安加拉河的工作尚未結束，他的大部分思想就已轉到长江上，召集先来中国的苏联专家开会，还安排了一定的任务。而現在，已經是在长江水波上航行，和中国同志一道跨上征途了。

第三天清晨，启明星还斜挂在东方的时候，輪船进入了举世聞名的三峡河段。大家都很兴奋，船头上挤滿了人。天渐渐亮了，初升的朝阳放射出万道金光，奇妙的峡景这时显得更加雄偉瑰麗。两岸是高聳万丈的岩壁，江心奔騰着湍急的水流，江輪迎水疾馳，一声汽笛，万山呼应，人們的惊叹声此起彼落：“大自然給我們創造了一个多好的壩址呵！”

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同志亲切地和我們交談着三峡的地形和地質情况，一边在地图上作記号，写地名，他观察得很仔細，連一条小溪都不願放过。当他知道香溪的故事后，告訴我們一只諷諷的俄罗斯民歌：

“一个小伙子，一位大姑娘，姑娘洗脚在溪旁，青年俯下就喝光，姑娘是隨便洗的，青年是当茶喝的。”

听了，大家都笑了起来。他是一个很风趣的人，虽然工作时严肃認真，但从不使人感到拘束，同时还很关心別人，有一次出差时，陈离副主任病了，他一天去看过几次。因此我們都很亲切地称他为老专家。

然而他并不服老，爬山的时候，不論是天寒地冻，或者炎日当空，他总是一直領先，走在最前面，一边还回头对其

他專家說：“你年紀大了，走不動就歇一歇，我們先走一步。”

老專家為了啟發我們思考，經常把他新的看法和意見告訴別人，不只談結論，而且把考慮的方法和思索的過程講得很詳盡，使我們得益不少。譬如，以前不少人覺得喀斯特地區肯定不能修高壩，因此得出結論說三峽南津關壩址不需要研究，他極其反對這種意見，認為喀斯特並不是無法克服的困難，只要別的条件优越，南津關壩區同樣可能採用。後來，根據他的意見，我們對三峽石灰岩壩區也進行了認真、深入的研究，從此我們再也不怕喀斯特了，現在所設計的大壩有幾座就是座落在喀斯特地區內的。

專家對問題的論證要求既全面充分，又精密可靠，當聽到有人太偏重於三峽的優點時，他會伸出食指，連聲地說：“不，不，你愛三峽，我也愛三峽，但要使自己的小孩學好，有時也免不了罵幾句。所以應該找出一些問題，多挑剔些毛病，進行研究，使它更加完善，這樣我們的研究成果才能說服自己，說服別人。”

友誼之花遍長江

五五年年底，毛主席指示我們，要以三峽為學校，做好，學會，在水利科學領域內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這個號召不但是我們的奮鬥目標，而且也成為專家組長的宏願。他常對蘇聯專家說：“我們的任務不僅是幫助中國進行極其複雜艱巨的長江流域規劃工作，而且還要為中國人民培養出一支世界上第一流的設計力量。”

老專家初來的時候，我們有很多專業還沒有建立，當我們提出請各專業專家講課的意見時，他馬上支持，並且親自

掌握各专业的講課計劃，随时檢查学习效果，这样，就帮助我們培养了一支全面的技术队伍。

长江上很多問題都是超世界水平的，如深水圍堰，高壩施工，三千万瓩电站等，象这样的問題，就是苏联专家也是第一次遇到。老专家常說，要解决这些复杂的問題，单凭老經驗是不够的，必須创造性的工作。长江大桥剛施工时，他就非常关心管柱法，經常一下班就去找西林专家磋商。这是因为三峽处水深流急，一般修建圍堰的方法用不上，但要是能把管柱法运用到水利工程中来，这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他和有关专家一道，进行了較長時間的研究，終于写出了論文，获得了成果。平常，我們在工作中有些成績，他就一再鼓励，发现了缺点，也很严肃地指出来，并且詳尽地給我們解釋，分析。就这样，在他的帮助下，我們一步步地朝水利科学的頂峯迈进。

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前夕，流域规划要点报告完成了。光輝的节日，光輝的成就真使人心花怒放。在这个报告內，老专家絞了多少脑汁，付出了多少心血！在最后編写阶段，他每天都工作十小时以上，真是廢寢忘食，日夜不倦。

一天中飯后，司机同志来找我們，說专家组長还没回去。啊，快1点了，他还沒下班！等我們去催他休息时，他正在办公室一边啃面包，一边看文件，面前摆着一小碟腊腸，这就是他夫人带来的午餐。

緊張的工作使他消瘦了，头上又多出現一层白发，額上又增添了几道縐紋。我們很关心他的健康，一再劝他到医院去檢查，但他却兜着圈子說，不行，医生会和我过不去的。直到編写工作快結束时，我們才陪他去了一趟。还没等医生开口，他就提出早就准备好了的声明，說現在工作很多，休

息是絕對不可能的，何況，只是有些疲勞過度，並不是病。最好給些藥，吃了能堅持十幾天，工作完成了就回莫斯科休息。他還笑着補充說：“還要趕回莫斯科去參加青年聯歡節哩！”這是一種多么樂觀的性格，多么感人的共產主義風格呵！

流域規劃要點是中蘇友誼的結晶，讀了你會禁不住心潮澎湃，激情奔放。凝結了中蘇兩國人民深厚的友誼。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同志，長江邊每寸土地都滴有你的汗珠，規劃里每張圖紙都留有你的手痕。長江上興建的水利工程都是中蘇友誼之花，它們會開放在萬里長江上，濃郁的清香傳送到我國每一個角落，億萬人民都會為它謳歌頌揚。

揮淚告別約重逢

專家組長就要回國了，這勾引起我們不安的离愁，我們和他一起送去了了一段多么令人難忘的歲月呵！

在離開中國的前夕，他把研究了二十多年的逕流不均勻系數成果送給我們，作為臨別的贈品。

七月的一個晚上，我們送他上火車站。望着他那高大、微駝的身影，一種敬愛和感激交雜的情感油然而生。三年來，他教導蘇聯專家組幫助我們完成了長江流域規劃，同時還培養了數以千計的技術幹部，正如他所說，現在弟弟能夠自己去走路，大哥哥走開也放心了。

只幾分鐘就要開車了，但他還和我們熱烈地談論着三峽，他說：“三峽修好后，我一定要來看看，撐着拐杖，在壩頂上走一趟，那時，我們再握手言歡吧！”

為了表示感謝，我國政府送給他一張感謝狀，一枚中蘇友誼紀念章，他很高興，認為是最崇高的獎賞，但是，這那

能表达我們的心情于万一！

火車開動了，它載着我們的祝福，載着我們千言萬語的感謝，載着我們永遠的怀念，駛向遙遠的莫斯科。

回國後，德米特里也夫斯基還深切地惦念着長江，一次來信說，他準備寫一本“長江問題”的書，獻給在偉大長江上工作的同志們。

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同志，我們分別又快一年了。我們在以巴克塞也夫同志為首的蘇聯專家組幫助下，順利地從規劃轉入設計，現在，“石壁平湖”的理想已成藍圖，長江上不少樞紐都已動工，流域規劃正在逐步實現。

三峽水利樞紐竣工的那天，我們一定等待着你，讓我們在震撼世界的三峽大壩上再見，讓我們在全世界面前高唱“莫斯科——北京”吧！

良 师 益 友

張 学 龙

热电厂在緊張的建設着。厂房内部在日夜安装机器，厂房外面在突击土方和管道工程。除了建筑物占的地方外，到处都是为掩埋管道和电纜而挖的大坑和深沟。沟旁坑边，堆满了水管、电纜和挖出来的泥土。一些窄狭的木板，横跨在这些大坑和深沟的上空，这就是当时的“路”。

一九五七年初，春雨連綿，接連下了十来天，这使厂里的“路”更难走了。加上那几天我正患結膜炎，右眼帶着眼罩，走起路来真有些不方便。大概是三月十三日早上吧，我快要走进厂时，看見一个人在前面蹣跚地走着。她身材很苗条，打着一把遮阳花伞，穿一件連衣裙，脚上是一双高跟鞋。只見她左脚剛踏上一块木板，右脚正要抬起来时，忽然哧溜一下就滑了下来，身体随着猛一傾斜，几乎栽下大沟里面去。看着这个情景，我替她担心着急，尽管我的眼睛病得很重，但我穿的是雨鞋，而且我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走起路来总比她强，我有責任帮助她。主意打定以后，我就加快步伐朝她走去。

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后，她扭过头来。就在这一瞬間，我楞住了。她：一头金黄色的卷发，天藍色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再想起厂外面停着的那輛小汽車，我不覺惊叫出来：

“新来的苏联专家！”一点不假，这的确是位新来的苏联专家。我做了个扶她的手势。也許看見我是“瞎子”的緣故吧，她搖了搖頭，并爽朗地笑了起来。我沒理会这些，拉住她的一只手，把她扶到生产办公大楼。

走到专家办公室門口，她說了句中国話：“謝謝！”我也說了句：“杜斯唯达尼亚（再見）！”就到四楼学习室去了。

下午見到长瓣子翻譯时，我埋怨她对新来的专家不关心。“別先批評人，你先了解一下情况吧”，长瓣子翻譯告訴我：“这位新来的专家才二十五岁，是列宁格勒人，叫葉蓮娜·康恒斯坦恩諾夫娜。剛从吉林热电站赶到我厂来。她剛下火車就赶进厂来，連鞋也沒顧得換……”打那以后，每天除了見到那十多位专家外，我都看到葉蓮娜专家。她說在热电厂接触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每次見面，她都把我叫做“老熟人”。

二

第二天早晨剛上班，肖主任对大家說：“告訴你們一个好消息，从今天起，葉蓮娜专家就要給大家上課……”他還沒說完，同志們都高兴地鼓起掌来。

在掌声中，我走到講台前：“同志們，你們对这位新来的女专家还不熟悉吧？在她未来之前，我願向大家介紹一番。說起来，我和她已是老熟人了。”

“老熟人？”同志們都睜着惊奇的眼睛看我，并迫不及待地等我說下去。于是，我就照翻譯对我說的那樣，一五一十地講开了。……沒說完，門开了，葉蓮娜专家和长瓣子翻譯已走进来。我臉一紅，急得手忙脚乱地“溜”回座位去。

“我們是热电站的眼睛，鍋爐和汽机的医生，我們还是制造蒸汽的母亲。”专家說完化学工作的重要性后，就开始講“蒸汽动力設備的水处理”。

我有一个怪毛病：坐不住。如果叫我干很重的体力劳动，或者一天跑一百多里，也不觉得累。可是叫我斯斯文文地坐着，不說一天，就連两个小时也呆不住。現在坐了一小时后，我的手脚又在发痒了。眼睛开始离开黑板和書本，轉移到坐在我前面的刘慧的辮子上了。在她那两根辮梢上，紮着一对活灵活現的蝴蝶結。它們正爬在我的桌子上，真象要飞起来似的。我变得象小孩一样天真，生怕它們飞跑了，就用紙条擰成一根細綫，紧紧地把它們拴在一起。真是玩得乐以忘忧，把学习甩到九霄云外去了。

忽然“啪”的一声，把我嚇了一跳。抬头一看，专家把書朝桌子上一击，正用斥責的眼睛盯着我。“站起来！你干什么？”她的声音激动得发颤，我沒想到她会这么严厉。

“我……她的辮子遮住了我的眼睛，我想把它挪开。”我支吾着，第一次說了謊話。

“你以为我没看見嗎？为什么要說謊話？”

“不信您过来看看，她的辮子遮住我没有？”我分辯着。

同志們都責备起我来了：“你为什么妨碍大家的学习？”

“大家別吵。对于說謊話、坚持錯誤的人是不能客气的。”她說：“既然貪玩，那就去玩个够吧。現在，請你立即出去！”

专家这样严肃誠摯，我不敢違抗她的命令。我象个泄了气的皮球，拖着沉重的脚步，低着头走出学习室。上哪去呢？如果別人問起，怎么有臉回答？只好走在走廊上的窗边

停下来。为了不让人看见我这副窘态，我面对着窗外。

这是四楼上的走廊，倚窗而望，方圆数十里的武钢工地，历历在目。以前，每天只要一有空闲，我就站在这里眺望。但是今天，那些惊心动魄的建设场面，也没吸引住我，我没有心思去看它们，别人都在学习，我却被赶了出来！心里一阵难受，不觉眼眶里发热，流出了眼淚。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听有人在叫：“张学龙！”回头一看，葉蓮娜专家和长辫子翻譯，正朝我这里走来。我连忙把头扭回窗外。脚步声近了，翻譯在拉我的胳膊，接连几次，我都象赌气的孩子一样，把手缩了回来，紧紧地抓住窗栏。也就在这时，我听见葉蓮娜说了声：“懦夫。”这下，真把我惹火了。无论什么批评和处分，我都乐意接受。可是叫我一声懦夫，我觉得是对我的最大侮辱！一个从小就在革命队伍里长大，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复员军人，怎么能是懦夫？我愤怒地转过身来，拍着胸前的战斗奖章和抗美援朝奖章：“专家同志，请您把懦夫这句话解释清楚！”

“用不着这样激动，实际上你现在就是懦夫。”葉蓮娜专家走到我跟前，“勇士有改正错误的决心，也不会在科学技术面前低头。可是你有了缺点不去改正，只会流泪。科学技术在向你挑战，你却向它低头。忘记了这也是战斗！”

是的，她说得对，我在课堂上坐不住，思想开小差的原因，就是没拿出战斗的勇气来。她这一说，我不但不再发怒，反而破涕为笑了。精神顿时振作起来，决心全力投入新的战斗，向科学技术进军！

葉蓮娜专家笑了。她把手伸给我，我紧紧地握着它，并激动地高喊：“司巴細巴（謝謝）！”

为了便于我们的学习和生产准备，葉蓮娜专家离开了蒋家墩专家招待所，把家搬到工人村来了。每天上下班，她宁愿在灰尘滚滚的武钢公路上跋涉，拒绝坐小轿车。她把走这三公里路说成散步，说这样可以锻炼身体。

她对大家非常热情。也许是我转变得好，以及我们是“老熟人”的缘故吧，在学习上，她对我格外关怀。

虽然那次她对我的批评非常严厉，但也就是这种严厉的批评，使我更加尊敬她。我钦佩她在工作时的认真严肃，也喜欢她在业余时的活泼爽朗。我尊敬她，但也有些怕她。在业余时间，和同志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时，我仍然是只“闹山雀”，但见到葉蓮娜同志一来时，我就沉默了。俏皮的刘慧，竟当着专家面揭我的“底”：“葉蓮娜同志，一听到您的脚步声，我们的‘闹山雀’就不闹了，‘老熟人’变成了老实人。”她这一说，把大家都逗笑了。在笑声中，我看见专家皱眉头；她在思考什么呢？

也许她猜到了我的心思，在上百货公司或出去散步时，总要邀我一同去。有时她故意不叫翻译去，我只得充当“临时翻译”。但除了回答她的问话外，我一直沉默地走着、跟着。

这天，我们爬到工地后面的山岗上。落日的余晖，把大地镀成一片金黄色。滔滔的扬子江，温情地环抱武钢。空中，艳丽的采云变幻莫测；云边，小燕和“银燕”展翅斗强；天边，秀丽的群山此起彼伏；山下，铺满绿绒样的稻秧；江面，小船与巨轮长途竞走；船旁，群群白鸥在追舟逐浪；远处，兴建中的“江上长虹”繁华的武汉三镇历历在望；近旁，聳